

民國叢書

第五編

• 61 •



ASU

PDG

本書據崑崙書店1929年版影印

弁 言

許多外人來這個『老大中華』觀光的時候，有的說中國社會是『謎』一般的社會，即社會與政治是各不相關的，以中世紀的社會，而有近代的政治，不能不說是一個『謎』。有的說中國社會，是極美滿的社會，有老莊和孔孟的遺教，可以應用無窮，有良田沃野的地段，可說是天惠獨厚，尤其有忍辱負重的勞動者，更可以大事開發，其他也還有許多論述、都
不及備列。

究竟外人的觀察若何？如果前一說是對的，那我們只要換上一個實際適於社會的招牌，不就可以取消這個『謎』的稱

呼麼？但這是不可能的，何以？事實的推演，就是正確的結論，若是可能的話，清代帝室那裏會覆滅？那末，後一說怎樣？若是後一說是對的，那中國最近社會的劇變，不是『空穴來風』？

我以爲這兩說雖是隱蔽了一方面，却也透露了一方面，他們所隱蔽的猶之他們在非洲和南洋羣島遊歷一樣，極力頌揚該處的風醞俗美，生活單純，饒有古風，其實他們即於所謂『單純』的，『古風』的下面，就刮刮地燒起他們產業革命的烈燄來，所謂『單純』，所謂『古風』的，實際上也難於爲繼了。他們所透露的，正是在產業革命的烽火之下，而猶有所謂

中世紀的社會，和老莊孔孟遺教的支配，這恰是半殖民地的象徵，這一點不僅不能恬然引以自豪，還應當羞愧，還應當奮起，『而一洒之』。

但因爲這個原故，我委實關於中國的社會，從橫的方面和直的方面都檢討了一番，並以因果性的觀察來搜尋史的資料，畢竟這一個偉大的業，當非淺陋的我所能勝任的，斯編不過是其端倪罷了，他日當以研究所得，繼續刊行。

中國社會史研究目次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中國社會的自鳴鐘觀

第二節 中國的火車與飛機

第三節 中國之有兵工廠和學校的動機

第四節 從經濟問題轉入政治問題

第五節 怎樣掛出民主國的幌子來的

第二章 中國的土地制度研究

第一節 中國井田制的原起——密爾——馬克——頓——馬加

第二節 封建時代的井田制

第三節 秦漢的土地制度——限田——王田

第四節	晉魏唐的土地制度——占田——均田——班田……………	四九
第五節	宋代的土地制度——屯田——職分田——莊田——尊孔的理學……………	五八
第六節	元代的土地制度……………	六四
第七節	明代的土地制度——官田——皇田——藩封……………	六六
第八節	清代的土地制度——奪田——圈地——馬廠……………	七二
第三章	封建思想的根蒂……………	八〇
第一節	舊時的封建組織與封建階級的享樂……………	八〇
第二節	現代封建階級的享樂……………	八四
第三節	現代封建階級之復古……………	八五
第四節	現代封建階級之享樂的危機……………	八五
第五節	文化之簡單的解釋……………	八八

第六節	孔子思想的背景·····	九
第七節	孔老都是開倒車的工匠·····	一〇四
第八節	豪紳地主之復古的意義·····	一〇六
第四章	中國史上的重農輕商·····	一六
第一節	史料的搜集·····	一六
第二節	封建社會的開始·····	二五
第三節	商品經濟的發生·····	三二
第四節	貴族地主政權的推移·····	三八
第五節	商人階級的壓抑·····	四七
第五章	中國史上的地主豪紳與目前·····	五二
第一節	地主豪紳占社會重心的史實·····	五二
第二節	過去朝代的更替與目前的革命·····	六〇

第三節	中國最近下層民衆的量與質	一七〇
第六章	從未耜說到產業革命	一七八
第一節	耜耜到犁的進化	一七八
第二節	中國產業與自然環境的關係	一八二
第三節	農業社會的社會關係	一九七
第四節	社會關係的硬化	一八五
第五節	社會意識的硬化	一九三
第六節	產業革命及於中國的影響	一九七
第七章	從中國社會史上說到中國革命	二〇四
第一節	一般社會進化的原則	二〇四
第二節	中國原始共產社會的階段	二〇九
第三節	夏殷周時代的社會	二一一

第四節	封建社會統一於秦漢怎樣？.....	二三三
第五節	中國近代社會的暗礁.....	二三一
第六節	中國革命的出路.....	二三五

中國社會史研究

熊得山著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中國社會的自鳴鐘觀

自鳴鐘這一件東西也不知幾時跑到我們這數千年的農業古國來的，它也就真倒霉，在它祖國的時候，齒輪是極其活潑，指針是極其準確，振子是極規則的迴旋，發條是極秩序的伸縮，能處處表現它的「時効性」，怎的來到我們東方文化的國度裏，齒輪也不銜接了，指針也是固定了，振子不迴旋而僵了，發條不伸縮而銹了，真是「橘逾淮而為枳」麼？我真是莫明其妙！

說來真奇怪，儘管這個沒却時効性的自鳴鐘，什麼公館或商店差不多都有一架，你若此際問他「幾點鐘了」，他還瞪目不知所對，或許還不知一點，二點

……從那裏數起？勿怪許多外國人說起中國社會簡直謎一樣似的。你說他腐敗麼？他家裏還擺着一架西洋自鳴鐘，你說他開化麼？鐘簡直沒有「自鳴」過是不用說，就連記時刻的幾個羅馬字都不知道從那裏數起？雖說是一件小事情，我們要研究他為什麼有這種現象，怕都不很容易，也可知道其他一般了。

不過稍一留心，這種現象是不難了解的，你只要跑到公館或商店裏仔細一看，就知道他們一定要有一架不自鳴的鐘的意義。中國公館或商店內面都有一定的程式，就是宅的中間或兩廂必陳設一個所謂「春台」，春台的兩旁都是瓷器帽筒一對，琉璃桌燈一對，在這個當間必有一架自鳴鐘，自鳴鐘的後面不是祖先的牌位，就是一座財神像或觀世音菩薩，靠春台的那幅板壁自然是所謂名大家的字畫了，這種的場面算是極時髦，極闊綽了，張公館有這樣的陳設，當然李公館，王公館……也不能不有這樣的陳設，甲商店有這樣的陳設，當然乙商店，丙商店……也不能不有這樣的陳設，就是你既有春台，我必需畫一個春台

，並且你有一架鐘之後，我必得也有一架，至於鐘之鳴不鳴倒管不着許多。

但是這種說法，雖是說明了中國人的模擬性，但這模擬性却也非中國人特有的，你看日本人模擬了歐化，差不多快成日本固有的文化，尤其是他模擬歐化的時候，好像還在中國人之後，他居然帶上了亞洲霸主的王冠，却是中國人的模擬，遇事把歐洲文化只拿來裝飾門面，骨子裏仍然是數千年前的「木乃伊」作用，僵屍的，腐化的，這到底是什麼原因？

實在說起來也並不稀奇，我們就拿自鳴鐘來說，中國人的時間觀念多是取決於自然的，對於每天的時間，總常是說：「太陽都有幾樹高了」，或是說：「太陽爬上屋簷了」，又說「雞都叫了幾遍」，表示天快亮了，「雞叫中午」，表示要吃晚飯了，「雞要上宿」，表示日近落土了，關於時間距離稍遠的，就不能以雞啼幾遍或幾樹高的太陽來表示，反復按時開花的植物又成爲他們季節的好記錄，如說杏花，必是二月，桃花必是三月，榴花必是五月等等，中國這種民族

現在雖不能說在完全受自然的支配，至少也要做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其吉凶」的那種所謂中庸之道，你看現在黨國當局不是還有主張要恢復舊道德的麼？

因此，中國人之擁有許多自鳴而不一鳴的鐘，與其說是中國民族性的麻木，不如說是農業社會的中國，根本沒有機製的，時間細分的鐘表的必要，因為農業以土地為基礎，是行的有機的生產，所以他的技術或工作都要受天然的限制，割麥的時期就是割麥，刈稻的時期就是刈稻，決不能說今日某幾點鐘是割麥的，某幾點鐘是刈稻的，他的工作或技術既都因自然的季候而施，那他的時間觀念當然是取決於自然，這是毫不稀奇的。

中國既停滯在農業社會，所以中國各口岸除開「洋大人」以條約或軍艦佔住的地面之外，許多商店都是應農村的需要而設的。中國雖然已改換了陽歷十七年，實際陽歷只是施行於各軍政機關，各商店和農村依然是「踏青」、「端午」，

「月半」，「中秋」，「年關」鬧個不清，那怕就是軍政學各機關的人，雖然該機關上好像專門只是爲「雙十」「馬廠督師」，「非常總統就職日期」，「國府成立紀念」，「廣州蒙難紀念」等等而點綴的，可是服職於軍政學各機關的人員，雖說不忠實些，根本他們的頭腦是植有「踏青」，「端午」，「月半」，「中秋」，「年關」等很深的根性的，無怪他們逢着那幾個節關都是一禮一答的雪片飛來的卡片，中國人的事件往往如是。

中國商店既是應農村的需要而設立的，所以他們的時間觀念，必然是季節的，自然的，試看「五」「八」「臘」的三個大比期，不是在商場很通行的麼？何以必需「五」「八」「臘」三個大比期？元來陰歷五月就是所謂「麥秋」，正是春季農作物登場的時候，陰歷八月就是稻穗登場的時候，陰歷年關那算是一年的終結，農村與商店的來往，就是靠這個季候的農作物作抵押，而投機的商人也剛剛看到這個抵押或貸款，或以農村必需的商品貸與農民，以便取償於登場的農作物

，所以商店的結賬，必然是「五八臘」三個大比期。又他們的時間觀念既是依據於自然，他們之不重視他那春台上的一座自鳴鐘，也算是很自然的一件事。

也許年少氣盛的剛由歐美留學回來的先生們，看到中國許多自鳴鐘而不一鳴的現象，定然頓足大罵道：「野蠻的中國人！真不配享受西方的物質文明！他們簡直將鐘表亂用！你看歐美工廠裏按時把汽笛一鳴，許多遠近的工人都能準備着按時上工，深怕到了一定的時間被關在鐵門外面，致耽誤了一天光陰（也可說是耽誤了一天生命），設若此刻鐘表不是「自鳴」的，那將誤多少事！又他們計算工資有的雖說是按件計算，大多數却是按鐘點計算，設若鐘不「自鳴」，將怎樣計算？又歐美的一般工作時間，老早就是有計畫的分配了的，所以不僅某次工作有某種準確時間，就是吃飯，就寢，會客都是有一定時間的，看沒有自鳴的鐘是怎樣行？怎的一到中國來鐘也不鳴了，真是野蠻的中國人！不配享受西方的物質文明！」

不錯！這些洋學生說得真對！尤其他們的見識要超過他們昔日的先輩在日本合併高麗的時候，主張日本明治天皇來兼併中國的許多倍數，但是仔細看一看中國現有的舶來文化，那一宗不可作自鳴鐘看？我想摩托車在歐美固然是物質文化的進步，遠勝於從來的交通工具，然歐美人乘摩托車的時候，不是專為的身體舒適，却是為的時間經濟，可是摩托車一到中國來，專門只成了場面，濶綽，時髦等的用品，其目的決不在時間經濟，我知道軍人乘摩托車的時候，其目的很少是為參預機密，報告軍情，官紳乘摩托車的時候，其目的很少是為關心民瘼，盡心黨國的，怕有的是為跳舞場，有的是為人電影場，有的是為鬥雞和麻雀，有的是為抽幾兩雲膏或公膏，差不多整天整夜的光陰都是在那些場所消磨了的，那裏說得上時間經濟不經濟？

第二節 中國的火車與飛機

我記得前幾年乘京漢火車的時候，我簡直肚餓得無法，向車上的茶房說道